DOI:10.13288/j.11-2166/r.1986.11.031

百家园

关于经方药量之管见

历代度量衡是有差别的，所以，虽经多方考证，《伤寒论》的药量折算至今尚未统一标准。考证《伤寒论》用药剂量折算当今克量，确属必要，起码会促进《伤寒论》用药的研究，相信这个问题终究会被证实和统一的。然而，考证是为了治病，况古今药物的质量与种类，病人的体质与病情，气候的高下冷暖，均有所变异，经方之用，应遵古而不泥。所以，我认为：

1．不必凿求经方原量。历代医药学家临证用药，其药量掌握多随当代度量衡的变化而变化。当然这种变化是有规矩方圆的，不能随心所欲。所以，对经方药量不必凿求。实际有的也无法凿求，如石膏"如鸡子大"，鸡子尚有大小之别，"如鸡子大"，究是多大(量)？附子"大者一枚"，何谓"大者"？

2．以临证药效为准。现今医者运用经方大多按《伤寒论讲义》的折算标准，即论中一两，折今一钱(3克)……。临床证实这种折算无论从疾病、药物，还是从疗效说来，都是基本合理的。

3．注重原量比例。中医不传之秘在量上，《伤寒论》药量之秘，尤为深邃。然衡量有变，比例不变，所以，只要掌握经方药量比例，则不传之秘，知其大要也。如桂枝加桂汤"更加桂二两"，依药量习惯折算及药量比例，桂枝用至五钱(15克)即可。

尽管历代度量衡有异，《伤寒论》药量折算说法不同，而经方之用却历千年而不衰．其根本原因在于医者能重心法而不拘死量，遵经旨而不泥古说。

山东中医学院　姜建国

"十一脏取决于胆"辨

《素问·六节脏象论》载："凡十一脏，取决于胆也。"历代注家对此多所发挥。如王冰曰："胆者，中正刚断无私偏，故十一脏取决于胆也。"李杲曰："胆者，少阳春升之气，春气升则万化安，故胆气春升则余脏从之，所以十一脏皆取决于胆。"二家之说俱有代表性。王冰以胆属中正，其性刚直主决断立论；东垣以胆气通春，从脏腑应四时之气立论。然此二说俱非经文本义，兹举证如下：

1．《素问·灵兰秘典论》曰："胆者，中正之官，决断出焉。"《素问·奇病论》曰："夫肝者，中之将也，取决于胆，咽为之使。此人者，数谋虑不决，故胆虚气上溢而口为之苦。"说明胆的功能是在肝主谋虑的基础上，加以决断，这种功能显然是属于精神心理活动。而"十一脏取决于胆"，涉及全部脏腑，已远远超出精神心理活动范围，以胆在意识上的决断功能解释其对"十一脏"的决定性影响，当然是不妥的。

2．若以脏腑通于四时之气的理论作释，则肝为主时之脏，胆附于肝，为肝之表，十一脏不因肝气春升而从之，却因胆升而从之，这在逻辑上是难以说通的。

3．六节脏象论之言脏象，其义有五，一为所主(文中称"本")，二为所藏(文中称某之处、居)，三为外内组织之应(其华，其充)，四为阴阳之性、五为所通之时季。这些论述，体现了四时五脏阴阳的整体观念。灵兰秘典论所言十二官之主要功能，述肝则称将军，述胆则称中正，一主谋虑，一主决断，均系精神活动，显然此二篇所论不可混为一谈。

细玩六节脏象论该段文字，论述前十个脏腑，大体完整地按前五义分别交待，条理井然，惟至于胆，既不言内外之应，又不言肝胆同气之义，而以"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"一语绝之，赋胆以特殊地位。文则前后不伦，义则难以自圆，故知其语必为误文。笔者认为，此语乃后人评注误入正文所致。注文当为"凡十一脏，缺于胆也。""取决"二字，系"缺"字的合音通假字。注语误入正文，在《内经》是有例可循的，如《素问·五脏生成篇》："人有大谷十二分，小溪三百五十三名。少十二俞。"此处"少十二俞"四字即为注语。

河北中医学院　宗全和

谈肝病的酸补与酸泻

《内经》云："肝欲散．急食辛以散之，用辛补之，酸泻之"；而《金匮》却说："夫肝之病，补用酸"。同一酸味药物，于肝病能补能泻，何也？究其因，乃取决于肝病当时的病理状态。肝主疏泄，藏血，体阴而用阳。一旦发生病变，体阴与用阳的均势即被破坏，常可表现为用阳太过和体阴不足的病理状态，因此酸味药于肝脏的作用也随之而异，"顺其性者补，逆其性者泻"是也。

肝主疏泄，性喜条达，若疏泄太过，可见烦躁易怒，头目眩晕、胸胁胀满，脉弦等。酸味药可敛其肝气横逆之势，此乃逆其性而为泻也。用之临床，又多

(C)1994-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　http://www.cnki.net